

## 莫去錯地方找錯人

過來人



今次繼續談本港餘下的同名同性地方，讓大家在找尋地方時有更清晰的概念，以免搞錯而費時失事。

（46）大風坳，分別位於大嶼山昂坪、柏架山和石澳半島；（47）大水坑，分別位於元朗白泥、沙田馬鞍山和大嶼山梅窩；（48）大嶺，分別位於錦田石崗、新界東北黃竹角咀和西貢瀝西洲；（49）大浪，分別位於西貢和大嶼山芝麻灣半島；（50）大浪灣，分別位於西貢、石澳、大嶼山分流和大嶼山芝麻灣半島；（51）大窩，分別位於粉嶺流水響、大埔、坪洲、元朗河背和葵涌荔枝嶺；（52）田寮，分別位於沙田、大嶼、西貢蠔涌、馬灣和元朗公庵；（53）東頭村，分別位於九龍城、元朗廈村和元朗舊墟；（54）東灣，分別位於坪洲、新界東北往灣洲、馬灣、長洲、大嶼山石壁、索罟群島大鵬洲和西貢大浪灣；（55）銅鑼灣，分別位於香港島和沙田大圍；（56）灣仔，分別位於香港島、大嶼山梅窩和西貢海下灣；（57）橫嶺，分別位於粉嶺軍地和大埔船灣；（58）黃竹洋，分別位於西貢企嶺下和沙田火炭；（59）黃屋，分別位於新界東北鹿頸、屯門大欖涌和元朗舊墟；（60）烏洲，分別位於新界東北黃竹角海和西貢企嶺下海；（61）楊屋村，分別位於大窩口、元朗凹頭和元朗橫洲；（62）鹽田仔，分別位於大埔三門仔和西貢瀝西洲。

其實，隨着香港的城市化發展，部分現時名字相同的地方在未來日子可能會因為新市鎮出現和大型屋邨落成，被新命名的地名所取代，但在此之前，假如有人告訴你他住在沙田銅鑼灣或大嶼山灣仔的話，你不要取笑以為他們搞錯呀！因為這些地名都是本港開埠以來一直沿用，重複使用不足為奇，如果各位對地名位處的地方有懷疑，最好先問個清楚，或者上網查閱一下，以免出現去錯地方找錯人的尷尬場面。（下）



沙田的銅鑼灣是一處低密度住宅區  
作者供圖

## 村上春樹之旅

潘越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是因為一部《挪威的森林》才開始認識村上春樹這個名字的。當然，也正是從這本書開始，村上春樹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甚至成為了銷量的保障。毫無疑問，村上的長篇小說細膩且有內涵，但他筆下的主角卻有着相似的性格特點：不在乎物質生活是否優越，冷漠的看待周遭世界，並與外界保持不近不遠的距離。不過這種個性，在某些人眼裏就是不求上進的代名詞，天天什麼事都不幹，只知道呆在家裏喝酒、聽音樂、看外國小說。

其實村上給人的感覺也是這麼一個不務正業，喜歡遊戲人間的中年大叔，他本人的性格與書裏的主角幾乎如出一轍。當然，只看他的小說，或許不太能感受到這一點，若是看過他之前出版的有關日常生活的隨筆，想必會認同我的觀點。可惜與聲名遠揚的小說相比，村上的隨筆顯得毫無名氣，殊不知要想了解一個真實的他，隨筆是一定不能錯過的。

翻開手邊這本《假如真有時光機》，我們便跟隨村上踏上了一段奇妙旅程，周遊十國，遍及三大洲。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村上與妻子在歐洲度過了三年的旅居生涯，如今時隔多年，故地重遊，怎能不心生感慨？顯然，村上是一個將旅行、寫作與生活完全融為一體的人，書裏洋洋灑灑地記錄了夫妻倆的行程，重心卻沒有放在各地的旖旎風光和民俗風情上，因為他在體驗不同的人生，每一個城市對他來說，都只是一個短暫停留的地方而已。

以希臘的島上小住為例，村上偏偏避開觀光季，選擇在氣候不佳的淡季前往，完全不在乎島上的冷清寂寥。是的，他喜歡安靜，對那些喧鬧的著名景點毫無興趣。同時他希望脫離瑣碎的日常生活，置身於一個陌生而又新奇的環境，利用充足的時間去探索周圍的世界，觀察周圍人的生活，並在無人打擾的地方專心寫作，享受片刻的孤獨。而且，在旅行途中也不用那麼着急，放慢自己的步調，抓住轉瞬即逝的靈感，將時間和精力集中起來去構思和醞釀一部完整的作品，比如開頭提到的《挪威的森林》。

不過旅行畢竟是旅行，寫作並沒有佔據村上太多時間，更多的還是去不同的地方體驗普通人的生活，從不做攻略的他，純粹是跟着感覺走。他喜歡在紐約的酒吧欣賞現場版爵士樂，只要氛圍和感覺對了，他必然是不管不顧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而他最廣為人知的愛好莫過於跑步，卻尤其鍾愛波士頓。他喜歡每天早晨沿着查爾斯河的河岸慢跑，曾參加過六次波士頓馬拉松賽，無關名次，能夠堅持跑完全程，對他來說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哪怕在別人眼裏是個瘋子。

村上能以如此隨性的態度過着肆無忌憚的生活，實在讓人羨慕不已。難怪有人說「人生其實就是一場旅行，旅行就是體味不同的人生」。是啊，旅行的意義就在腳下，在於不停歇地行走，從地圖上的許多個點，到慢慢留下自己的腳印。而在這個過程中，蘊涵着迥然不同的生活體驗。



杭州西湖邊上的新新飯店，開業於民國初年，雖然至今只有三顆星，不少喜歡那裏的人卻認為，它勝似五星，超越五星。新新飯店很像香港的半島酒店，世界各國的文人墨客、政商要人，懂它的人，都慕名而去。去住宿、聽故事、坐書房、祭拜關公、感受民國風、欣賞古建築。飯店別具一格，是文物旅館的活化石。

進入飯店大廳，最先看見的是一個鏡框，以及站在鏡框旁的一位男子。鏡框上寫着「陳伯講故事」，配有一張男子的照片，男子頭戴禮帽，手持摺扇，身穿民國長衫。站在旁邊的，則是活脫脫的，與照片裏同模、同樣、同裝束的男士。那一虛一實的場景，看起來覺得好玩。

我過去問鏡框外的人：「是您講故事嗎？您就是陳伯？」「是的，我叫陳燕鳴。」「講什麼故事？」「就講新新飯店的故事。」陳伯一邊說一邊把禮帽摘下置於胸前，微微鞠躬，面帶微笑，一幅民國人的範兒。這場景迎合了外子的興趣，我們便請陳伯講故事。陳先生是新新飯店的老員工，公關部主任。

「參觀飯店之前，請先聽一段簡介。」陳先生以此為引子：「上個世紀初，寧波商人何葆齡為尋得一個兼度假、養身、休閒為一體的地方，把目標落在上海的後花園杭州。他選西子湖畔購地建房，請法國設計師設計，建成三幢中西結合的樓房，成為何家在杭州的會所，取名「何莊」。」

「何莊建成初期，主人遠離杭州，樓房空置。辛亥革命以後，西湖周圍有旅館需求，何家在同鄉董錫庚的勸說下，應對商機，改何莊為西湖邊上的第一家旅館。『新新』二字來自四書五經的

烏蘇里江像一條綠色的絲帶流過饒河縣城，小南山就鑲嵌在黑龍江省饒河縣城東又偏南，凸兀於烏蘇里江左岸，山上有很好的森林覆蓋，葱龍空山鳥語，幽靜宜人養性。如果在烏蘇里江上看小南山，天空上的雲很白，藍天很藍，她像個衛士守着這片淨土。於是，小南山向人們展現着一個山水環繞，秀麗優美的風景。或許在古東海汪洋的時代，他是一個小小的避風港。不知道它走過了多少春夏秋冬，人們並不在意這邊遠之地的小小山頭存在。

小南山，俗稱「團山子」，過去的饒河縣城所在地饒河鎮可以溯源名為「團山子」。小南山呈馬鞍形，西邊一個山頭比較高，被稱之為南山，東邊鄰烏蘇里江一邊較低，稱「小南山」。「文革」前期，饒河縣在小南山搞基建時發現過精磨的長身石斧、玉璧、桂葉形石器等文物。這些文物被送到省城哈爾濱，有的寄往北京。當時郭沫若老先生看後認為很古老，很重要，這裏還會有更重要的發現，要密切注意。這片被譽為「亙古荒原」的北大荒邊緣地帶，初露人類文明的曙光。這件事情之後應該立即組織考古專家發掘，因為那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這次考古行動沒有實現。（當然也時有零星發現。）當時出土的石器、玉器確鑿地證明了：遠在數千年前的石器時代這裏就有了人類活動，或者可以說，他們與中原人發生了密切交往。史書上記載：商周時期肅慎人散布在今東北境內松花江，黑龍江流域廣闊地區，很早就與周朝建立聯繫，向武王獻禮進貢，是周朝遠方屬國。《國語·魯語》說武王克商之後，「肅慎氏柅矢、石磬」，《書序》說：「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早在兩周初年，周人和肅慎之間的往來關係密切。

當時，烏蘇里江邊的小南山上的出土文物被認定是商周時期肅慎人活動的遺址，被少數民族語譽為「天王之江」的烏蘇里江或許有了由頭。這條「天王之江」很低調，默默流淌恩澤、浸潤着兩岸人民，回想那個久遠

北京的夏來得不早也不晚，總是按着節氣走得剛剛好，這不？那枝頭開出來的槐花正訴說着北京的夏天悄悄來了……

說起槐花，我們這一輩的饕客印象最深的恐怕要數槐花麥飯了。如今好這一口的人不多了，今天有興致，就想來附庸風雅一番。要做槐花麥飯首先要選摘開非開、含苞欲放的槐花苞，嬌嫩得彷彿從枝頭掐下時會發出清脆一響的那種，這時的槐花最為清甜。將槐花清洗



飲食男女

## 新新飯店話今昔

小冰

我過去問鏡框外的人：「是您講故事嗎？您就是陳伯？」「是的，我叫陳燕鳴。」「講什麼故事？」「就講新新飯店的故事。」陳伯一邊說一邊把禮帽摘下置於胸前，微微鞠躬，面帶微笑，一幅民國人的範兒。這場景迎合了外子的興趣，我們便請陳伯講故事。陳先生是新新飯店的老員工，公關部主任。

「參觀飯店之前，請先聽一段簡介。」陳先生以此為引子：「上個世紀初，寧波商人何葆齡為尋得一個兼度假、養身、休閒為一體的地方，把目標落在上海的後花園杭州。他選西子湖畔購地建房，請法國設計師設計，建成三幢中西結合的樓房，成為何家在杭州的會所，取名「何莊」。」

「何莊建成初期，主人遠離杭州，樓房空置。辛亥革命以後，西湖周圍有旅館需求，何家在同鄉董錫庚的勸說下，應對商機，改何莊為西湖邊上的第一家旅館。『新新』二字來自四書五經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恰逢當時提倡新科學，新文化，新氣象，飯店便以『新新飯店』命名，那是一九一三年。開業初期，飯店主要接待做洋貨的生意人，房價每天九至十個大洋。」

「所以，這裏原本不是專為旅館而建？」我插問。「沒錯。老闆很會待人接物，加上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開業不久就賓客盈門，一床難求，以至要借用鄰里的房子，為客人安床搭鋪，甚至在後院建樓，供住店之需。」

陳伯繼續講故事：「在一幫客官和親友的支持下，飯店再次購地，擴建樓房。一九二二年，由上海著名設計師和建造商，打造出一座新的豪華旅館。飯店採用古羅馬建築風格，五層樓，加一層地下室。在頂層，建有左右對稱的兩座紅色圓頂西洋亭子。開業註冊資本為九千大洋。」

「一時間，新新飯店成為杭州最時髦的建築、也成為舊中國最豪華的旅館

之一。為滿足客人所需，飯店自備包車、轎子、遊船、西餐廳、書樓間、彈子房、舞廳、廟宇、酒窖等。住客可在西湖乘船遊玩。『住新新，遊西湖，吃樓外樓』，是當時有錢人的享樂追求。」

說到這裏，陳伯換了一種語氣：「一九四九年以後，新新飯店曾經是市級文物單位、省級文物單位、浙江省委招待所。」

跟隨陳伯，我們沿何莊、董莊、孤雲草舍、西子樓、秋水山莊慢慢看，細細聽。新新飯店依山傍湖，中西合璧，時尚而典雅，新異而老字號。它背靠保俶山，直面西子湖，東有許仙與白娘子相遇的斷橋，前面是白堤和西鄰岳廟，外面乘巴士可直達靈隱寺。

新新飯店盡顯民國時期的優雅、老時光、慢生活，三步一個古董，五步一件文物，名人舊居可見，墨客詩畫尚存，地下酒窖猶在。新新飯店的故事還在繼續，下周三接着講。

# 深藏於小南山的歷史文化之光

賈 霄



▲小南山風景如畫  
作者供圖

被稱之為兩千年前的「挹樓王城」，令人驚訝這片荒原歷史的久遠。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一七年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協同饒河縣文物管理所對小南山進行了正式考古發掘，這次發掘在小南山東坡中部偏向烏蘇里江的山脊上，揭露面積一千零五十平方米，有了驚人的發現，發掘出玉器、石器和陶器及各類標本兩千餘件，有玉璧、玉珠、玉環、玉斧、玉管、匕形器和彎條形器等，共清理墓葬四十一座，墓葬突出特點是上封積石，下鑿基岩，火燒毀器。古人葬人先挖坑，然後把屍體放在墓坑裏火燒，最後堆上石頭封上，火葬的同時，墓葬裏的隨葬品也被燒毀。專家認為是對死者的敬畏，燒毀和毀壞是將死與生完全分開。

根據墓葬中的碳14測定數據，這些遺器物品距今9135年至8595年之間，把這亙古北大荒的挹樓時代又向前

北方的夢想有時很獨特，亙古荒原的印象深深地刻進人們的腦海。近幾年卻在這塊土地上，時不時發現古人類活動遺跡。大概「亙古荒原」要不攻自破。三江平原上雙鴨山市所轄境內縣區發現了大量的挹樓人遺址和肅慎遺跡，其中最大的「鳳林古城」

槐花麥飯

有人將炒槐花視為異端，認為過油會破壞新鮮槐花嬌嫩清新的口感，還是涼拌、清蒸最佳。要知道，槐花本身含有相當量的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這兩種成分均是遇熱發生美拉德反應後會散發明顯香氣的物質。

素有素吃、葷有葷香，若真要學魏晉道士們飢餐殘蔬，渴飲飛泉，將食花限定為清淡風雅之事，那也是難逃自我標榜之嫌，還不如以平凡日常來對待。若是將槐花煎得微微焦，讓蛋白質、芳香醇和油脂在美拉德反應的作用下紛紛爆炸，花香和肉香充分糅合，以可口人間煙火氣佐飯，也是美事一樁。更講究些的，還要採摘一

些紫槐槐參入，紅白相配更令人食欲大開。

《養小錄》裏還曾記載，槐角嫩葉搗碎之後，取汁液和好麵團，加入醬做成熟齏的吃法。槐花還可以乾製。將槐花洗淨後直接蒸熟，在陽光下曬乾然後貯藏，於冬季缺菜時用作蔬菜的補充。

冬天時節，將儲好的乾槐花泡發後加佐料涼拌，便是下酒的好菜。於微醺中窺到五月初夏的陽光，冬天的寒意也就隨之一散了。

在吃這件事情上呢，到底還是要學習古人的格調才是有點過日子的味道啊。



▲位於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饒河縣烏蘇里江左岸的小南山  
作者供圖